

东西文化的对话

纪念梅兰芳1935年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傅 谦 周丽娟 主编

本文集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地项目
《1935年梅兰芳访苏演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 13JDWYA012)

东西文化的对话

——纪念梅兰芳 1935 年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傅 谦 周丽娟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西文化的对话：纪念梅兰芳 1935 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傅谨，周丽娟主编 . --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9.5

ISBN 978-7-5077-5683-8

I . ①东… II . ①傅… ②周… III . ①梅兰芳
(1894-1961) - 纪念文集 IV . ① K825.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79970 号

出版人：孟白

责任编辑：周扬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ress@163.com

经销电话：010-67601101（营销部） 010-67603091（总编室）

印刷厂：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mm×1000mm 1/16

印张：22.12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78.00元

学术研讨会现场



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学者合影（二排左五：耿余、左六：邹元江、左七：田志平、左八：梅玮、右三：李菁、右四：海震、右六：颜全毅）



研讨后专家、学者合影（前排左二：谭铁志）



中方学术主持人傅谨（右七）发言



学术研讨会嘉宾梅葆玖致辞



学术研讨会现场周丽娟（右三）在主持



学术研讨会现场（从左至右：吴迎、梅葆玖、赵伟明、傅谨）



外国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左起：欧唐·玛铁、科什诺娃·娜塔莉娅、库普佐娃·欧尔加、叶可佳）



李湛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从左三起至右：李湛、谢尔巴克夫·瓦吉穆、娜塔莉亚·玛克罗娃）



傅谨、徐琪（左二）与外国专家会间交流



傅谨与叶可佳会间交流



周丽娟与欧唐·玛铁会间交流



刘维（梅派传人）与科什诺娃·娜塔莉娅会间交流手势动作

历史回眸



1935年梅兰芳访苏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接受献花，同行的有张彭春、余上沅等（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1935年梅兰芳在莫斯科向列宁墓献花圈（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与苏联艺术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1935年梅兰芳与苏联艺术大师梅耶荷德（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虹霓关》电影片段，导演为爱森斯坦
(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在招待会表演“剑舞”(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梅兰芳在苏联拍摄电影时与张彭春（后排右一）、余上沅（后排左一）、苏联导演爱森斯坦（前排左二）及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后排中间）等合影（梅兰芳纪念馆供图）

СВИДАНИЯ
С СТАНЬЯ
ГРЕЦИИ

13 марта 1935. Актриса китайской оперы Мэй Ланьфэн приехала в СССР для съемок фильма в Студии имени Станиславского и Герасимова. На снимке: режиссер фильма Юрий Родченко, писатель Третиаков, актеры Юрий Борисов и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На фотографии справа: Юрий Бондарев, Юрий Родченко, Юрий Третиаков, Юрий Борисов.

Мой привет!

МЭЙ ЛАНЬ-ФАН

УДЛИНЕНИЕ СРОКА ВОЕННОЙ
СЛУЖБЫ ВО ФРАНЦИИ

梅兰芳发表在1935年3月14日《消息报》上的文章

前 言

傅 谨

(中国戏曲学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2015年是梅兰芳访问苏联80周年，我们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梅兰芳访苏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梅兰芳研究领域的数十位著名学者、青年才俊与来自俄罗斯、法国、丹麦等国的学者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学术水平却非常之高。我们在会后和参会学者一直保持联系与沟通，经过三年左右的精心编辑，终于完成了这部会议论文集。

众所周知，梅兰芳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然而正如梅葆玖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致辞所说，至少在我们主办这次会议的2015年前，相关的学术会议并不太多，更不用说以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为主题的学术会议。这些都凸现出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梅兰芳研究的水平与梅兰芳的地位与贡献是很不相称的。受梅公子葆玖先生委托，我和我的团队从2014年开始整理编撰《梅兰芳全集》，其间更深感梅兰芳研究领域还有太多尚未开拓的空间，即使《全集》整理出版，也只走出了梅兰芳研究基础工作的一小步。

梅兰芳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聚焦于表演艺术方面，但是却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局限于此。梅兰芳不仅是伟大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中华文明的伟大使者，他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成就与影响，很少有人可与之相比，因此有关梅兰芳多次出国访问演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日益成为热点，梅兰芳出国访问演出的成

东西文化的对话

功经验，或可为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借鉴，因此这一研究更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梅兰芳 1930 年在美国的访问演出，近年来越来越受学界和艺术界关注，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许多历史的舛误也逐渐得到矫正。但是梅兰芳 1935 年赴苏联这次更具世界影响的访问演出，还没有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梅兰芳是 20 世纪真正对西方艺术发展产生了明确且重要影响的中国艺术家，在 20 世纪后半叶欧美戏剧的发展轨迹中，不时可以见到梅兰芳的印记，其原因就是由于他这次苏联的重要出访。这次成功出访不仅引起了苏联当时所有重要的文学艺术界大师的浓厚兴趣，对此后席卷西方戏剧界的反写实主义趋势也提供了极为关键性的启示。但是，一方面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和其后的中俄关系始终非常复杂，同时还因为国内外戏剧研究专家的忽视，有关这次访问演出的研究一直未能找到清晰的学术方向，大量重要文献尘封已久。我们在北京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让梅兰芳这次访问的价值与重要性引起更多学者同行关注，并且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最基本的路径。

收录在这本会议论文集里的文章，都是学者们多年研究的结晶，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当然，即使有这部文集，梅兰芳访苏还有太多未曾开发的话题，包括苏联各界欣赏梅兰芳演出后评论的搜集还只是个开端，策划了梅兰芳这次重要演出并陪同他出访的张彭春、余上沅等戏剧学者以及为梅兰芳的成功访问演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各界贤达的贡献，还有待总结。这些都在呼唤着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最后，特别要对梅葆玖先生的鼎力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遗憾的是先生未能亲睹文集的出版。我想梅葆玖先生的在天之灵应该为之感到欣慰，传承乃父的艺术并推动梅兰芳的研究，是他晚年倾力而为的两件大事，我们有缘参与其间，亦备感荣幸。

2019 年 4 月

致 辞

梅葆玖

(梅兰芳之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纪念我父亲访苏演出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纪念我父亲1935年访问苏联而召开的研讨会以前没有正式开过，我也很少参加关于家父艺术研讨的会议。其实早在1930年，我父亲就到美国访问演出了，1935年又访问了苏联，说到出国演出，我父亲还三次到日本巡演，分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1919年、1924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停留在表演艺术的传播上，而且使两国的艺术界对京剧艺术有了更系统的理论阐释和更严密的解读。

2014年，为纪念我父亲“双甲子”诞辰，以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为班底，集结当今优秀的梅派传人，由我带队，从老家泰州出发，沿着我父亲在国内及世界巡演的路线，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全球巡演。我们在日本、美国、俄罗斯等梅兰芳曾率团演出过的国家巡演。在俄罗斯，虽然距离我父亲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已经过去了80年之久，又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动荡，但从剧场的秩序，到观众的现场反应，都让我深深感受到，极具文化修养的当代俄罗斯观众对中国京剧艺术并不陌生，我相信这和80年前我父亲那次具有学术性的演出有着一种传承的联系。我自己现在的岁数比较大了，因此，没有能够演出当年我父亲在苏联演出的《虹霓关》和《打渔杀家》，当年布莱希特是把这两出戏当作分析京剧表演的基

本元素来解读的。

1935年3月29日，那一天刚好是我一周岁的生日，世界著名导演爱森斯坦认为《虹霓关》一剧尤其有代表性，就拍摄了电影《虹霓关》，流传至今。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伟大的爱森斯坦拍摄了伟大的梅兰芳。后来陶玉芝老师教会了我演唱《虹霓关》这出戏，父亲知道后，在上海时，就安排我和他一同演出，我演头本，父亲演二本。1950年6月3日，我和父亲在上海中国大戏院同台演出《虹霓关》，头本我主演的是东方氏，二本我父亲主演的是丫鬟。头本的丫鬟是一位很有名的演员刘淑华老师演的，二本的东方氏是芙蓉草老师演的，王伯党由姜妙香出演。那一年我才17岁，是一个小东方氏，当时父亲已经57岁了。《虹霓关》这出戏很有意思，此戏在100多年前是东方氏一角从开头演到结尾，刀马旦应工，丫鬟是青衣应工。由于王瑶卿老师认为我父亲的性格不太适合演东方氏，所以才让他头本演东方氏，二本演丫鬟，父亲表演得都非常好。当年的演员每人都要下功夫钻研一两出戏，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不要十样会，只要一招鲜，十样都会但没有一出是自己的经典代表作，那是不行的。余紫云老先生的代表作是《虹霓关》，时小福先生的是《汾河湾》，他们都是一招鲜，这两出戏是他们各自最拿手的戏。《虹霓关》是一出非常经典的传统老戏，是旦角演员一定要学的一出戏，能演这出戏，才说明演员的功力是全面的。《虹霓关》的故事情节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一些名作，非常相像。100多年前演出的京剧剧目中就有《虹霓关》。当时京剧是俗文化，连作者都找不到，究竟这出戏是谁创编的，我们现在也不知道。80年前，苏联那么多的权威专家围绕着我父亲表演的《虹霓关》写评论文章，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今天，我们一起回顾研讨我父亲访苏80周年，我认为可以把我父亲在苏联演出的剧目《虹霓关》作为比较重要的内容来剖析。

最近，为了给《梅兰芳全集》写短序，我看了傅谨先生20多篇有关梅兰芳的著作和论文，包括《京剧“梅兰芳时代”能否重现？》《重新解读梅兰芳，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文中提出“选择重新梳理大师留给今人的文化思索”和“梅兰芳是中国文化传统血脉延续的标志性人物，也是中国文化成功地向世界传播的标志性人物”，说明梅兰芳的血脉在延续，